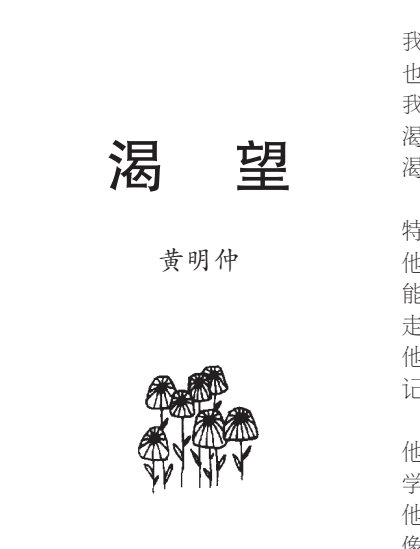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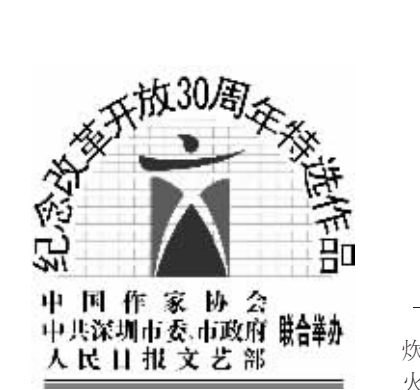


7月17日,是周玉成正式退休的日子。哗哗的掌声向着这位60岁的老兵骤然响起,他站起来向大家深深地鞠躬,一次,两次,三次,哗哗的掌声就是不停。这掌声,是一种深长的记忆吧,记着这位老兵舍生忘死、九上风火山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周玉成从鲁西南入伍成为铁道兵第十师的一员,并跟随这支部队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中献出过10年青春。曾经三上青藏高原修建这条铁路的队伍集体转为中铁建第二十工程局,他还是没有离开这支队伍。本世纪初,当这支队伍夺得青藏铁路建设最重要标段之一的第七标段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早已是这支队伍党委书记的老兵,也就开始了他动天地泣鬼神的九上风火山的历程。

“上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通体赤红的风火山,海拔5010米,其险恶的名声威震天下。年平均气温在零下7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40.8摄氏度,没有夏天,只有被延长了的冬天。空气中的含氧量最低时只有10.87千帕,



我们有一个清秀的山川 常在雾纱中遮住模样 我们有一条清澈的山泉河 爱在牛羊的眸子里寂寞歌唱

陡峭巍峨的大山深处啊 是我们朝思暮恋的家乡 千年的沉睡千年的梦幻 却不敢大胆走出郁闷的胸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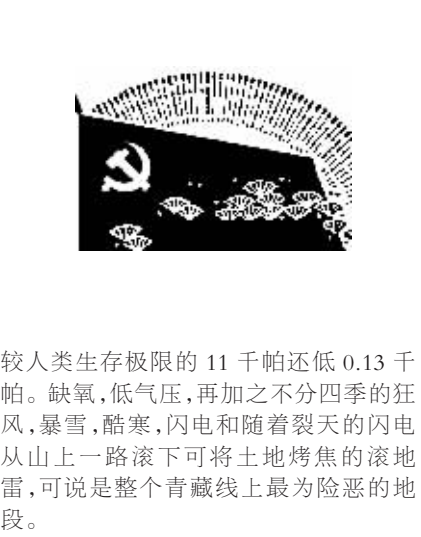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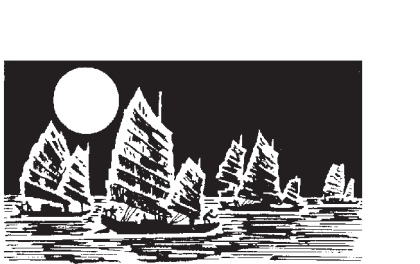
我们在原生态的大自然里 祖辈循环已顺理成章



万籁俱寂的清晨,我们在朦胧的月色下,开始整理行李物资,宿营地也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汽车,刚刚开出营门,灾区的老百姓就涌来了,挥着手,擦着泪,一对母女打着鲜艳的眼幅:“最可爱的白衣女神一路平安……”

医生护士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使劲地朝道路两旁的人群挥动手臂,挥动着迷彩军帽。10多里路啊!欢送的人群一波挨着一波……四川绵阳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紧张忙碌,眼泪,留下一幕幕动人的场景,那可爱的小伤员在眼前闪现。

“敬礼娃娃”郎铮,是北川曲山幼儿园的,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上午被解放军从废墟中营救出来。他左手臂骨折,身上多处受伤被送到绵阳市中心医院,4天后,转入四医大野战骨科病房。当时,郎铮胳膊骨折桡神经损伤,



但是,就在西征风火山的职工安营扎寨的最困难的时候,老周来到了他们的身边。53岁的老兵,高血压,心脏病,两鬓斑白着,稳稳地站在大家中间。就是他一句话不说,一种安定感与安全感也早已在大家的心头扎下根来。雪峰在周遭围列着,雪花在猎猎的寒风里翻飞着,职工们听到了这个老兵的“家常话”:“能够站在风火山上,就是一种奉献,能够在风火山上塌下身子干工程,就是在为我们的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与风火山上的职工们同过中秋节与国庆节,并把慰问与温暖带到这座寒山上。

毕竟,年龄不饶人,疾病不饶人,周玉成到底因为冠心病两次住进医院,并在心脏里安装了5个支架。这是对生命

炊烟袅袅是我们生活的习惯 火塘的故事陪伴我们成长

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的大山 也能焕发出如画的光芒 我们渴望啊渴望 渴望我们的房子不在风雨中摇晃 渴望我们出门不再拄着艰辛拐杖

特别是我们打着红领巾的儿童 他们渴望手中颤抖的书本 能装进新书包里惬意地背在身上 走进高大宽阔的教堂 他们渴望能多有一个作业本 记一记他们在路上走动的想象

他们渴望体育课跑步时 学校的操场不再坑坑凹凹 他们渴望校园里有绿树有花草 像红领巾在春天里迎着朝阳开放

是啊,在祖国的西部高原 有多少渴望有多少幻想 然而我们最渴望的还是 让新时代的知识点亮我们的心房

终于这一天让我们盼到了 爱心行走走近我们的身旁 宽敞的道路在我们心中延伸 深谷中盖起了明亮的课堂 原本寂寞的山村啊 回荡起令人兴奋的书声琅琅



如果不及肘手术,就有可能造成上肢运动障碍。为了确保郎铮在最佳时间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医疗队队长决定连夜为郎铮做神经损伤修复手术。手术刚展开,手术灯就不停地晃动,有人喊“地震了!”很多伤员和家属纷纷向大楼外撤离。医护人员连头都没有抬,在几百次的余震中,直到凌晨3点,才成功地为小郎铮做完了桡神经修复手术。两天后,小郎铮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又恢复如初。

5月23日,温总理来到第四军医大学医疗队,看望了这些可爱的娃娃,并亲切地对小郎铮说:你很勇敢,你要记住,是解放军救了你,是医生们为你治了伤。

医疗队救治的数千名伤员中,6岁的女孩夏碧却是出名了,被滑坡滚落的乱石砸伤致使身体左侧气胸、左胳膊骨折、肩胛骨骨折。呼吸内科的楚东岭和周永

老兵的奇迹

李木生

敲响的警钟。

可是青藏铁路在呼唤他,风火山在呼唤他。一次、两次……九次,谁也拦不住他。

2006年4月9日至29日,我们去青藏铁路采访。那是在当雄的风雪之夜中,因为缺氧而面色发紫的老周,向我们谈起了他当年的战友们,谈起了70年代他在风火山铁路实验段战斗的日子。他说:“我总感到我们这支队伍三上青藏线所牺牲的那201位战友在看着我,青藏铁路一天不修到拉萨,他们就一天不会瞑目,我能够在这201双不瞑的眼睛之下当逃兵当胆小鬼吗?更多的、更无名的战友们是将整个青春都抛在这条线上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1975到1977三年的时间里三上风火山,每年在山上施工的时间都在半年以上,以至完成任务之后,60%的人身体发生异常病变,胸动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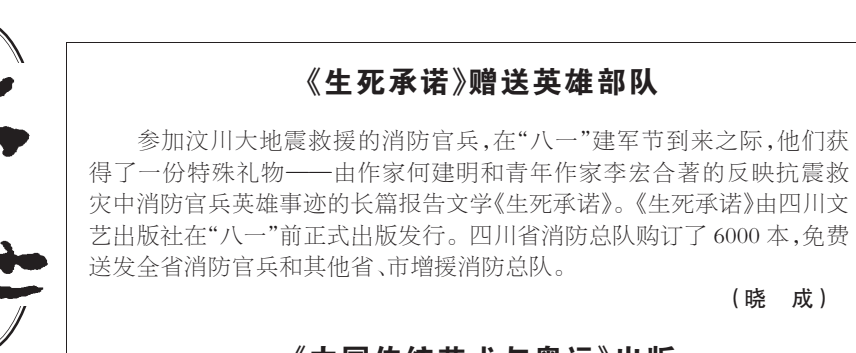
高压突出,心脏扩大,心电图左移或右移。就是这样一群人,以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建成了风火山实验段,也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有个名叫邓广吉的连长,拼死拼活地干,就为了早一点修通青藏线。他在高原上得了白血病,自知来日苦短,就给战友与亲人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若死去,把我的骨灰埋在青藏高原上,我生前没有把铁路修通,死后也要看到铁路修到世界屋脊上。’这是重如泰山的嘱托啊。我这个党委书记如果不带头完成这个嘱托,哪还有脸活在世上?”

风雪的高原,寒冷的高原。缺氧的高原。但是我们感到了一颗火热的心,正在将这风雪融化。

在西宁,我国首席高原病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当得知周玉成的心脏里安了5个支架却9次上到海拔5000多米的风火山时,惊奇地说老周“创造了人类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老周却认真地说:“风火山人那才是真正的奇迹创造者!”



鸟瞰天坛(摄影) 魏铭祥



《中国传统艺术与奥运》出版 伴随奥运的脚步,大型画册《中国传统艺术与奥运》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此画册以奥运为主题,以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篆刻、剪纸、戏曲脸谱等形式为载体,力推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民的奥运情结,以及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辉煌成就。

(戈岩)

文学期刊《记忆》出刊 文学期刊《记忆》出刊,该刊是吉林省松原市作家协会主办,以散文、随笔为主要文学样式,以源于作者真实回忆为基础,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面向全国的不定期文学期刊。以弘扬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高举思想性旗帜,提倡独立思考的佳作为办刊宗旨。

(方文)

在我阅读的记忆里汨罗江应是在一个叫磊石山的地方汇入洞庭湖的。我没到过那地方,我想象不出具体方位,那是个怎样的地形。但我知道汨罗江是一条很怪的河流,几次向西,然后朝北,踏入洞庭。我曾说过我一定要去汨罗山拜谒屈老先生的。我好想从洞庭湖出发,越过磊石山,沿着汨罗江溯流而上,那里是他的魂灵安息的地方……

到达汨罗山已是上午10点了,只见一片起伏连绵的丘陵由东向西朝玉筍山逶迤而去。几千年了,一个用诗书写民生、以命明志的爱国诗人就在这里枕着江流长眠在这一片青黛之中。

艳阳照射在屈原的墓碑上,斑驳陆离,像一位耄耋老人满脸起了寿斑。碑面的字迹尚可辨认,碑阴则无一字说明,历史就像这墓碑一下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来到赵家冲后的一座屈原墓前,据说这是12座疑冢中最

为壮观的一座,碑文为“故楚三闾大夫之墓”。读着这仅有的所谓碑文,只觉得古代华夏子孙对此颇费过思量。中国的墓葬历来对身份有讲究,往往有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从墓碑上逸出。据唐杜佑《通典》记载:屈原冢有石碑,文为“楚放臣屈大夫之墓”,后来碑佚。过去的那些古碑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或损毁或散佚了,而今存传的尽是近代人的重建。这让我有机会作一次比较。唐代屈原墓碑标示的是“楚放臣”,这个身份是很明确的,让人一看就明白屈原是楚国被放逐之臣。看不到其它褒贬文字的墓志铭。清朝同治年间刊立的屈

白纱飘逸,美丽清纯的女祭司,手持火炬置于聚光镜前采集天火,在人民的心点燃奥运圣火的那一刻,我的耳边仿佛传来一群白鸽盘旋的哨音,音符优美地划过辽阔的天空和温情的目光。手持的橄榄枝也在静静地聆听来自人类远古的文明之声,奥运圣火将从这里传递至世界各地,会在一个与希腊一样有着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熊熊燃烧。

火是神圣的,火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步履。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到煮火造饭,到火车奔驰,到火箭上天……真是不可想象,如果没有火的生命,世界该是什么状况。燧人氏用“钻木取火”的方法获得了中国人最初的火,不灭的火焰伴随着人的生息繁衍,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照亮了通达的道路。我听说我们的奥运福娃欢欢就是一个火娃娃,头部的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传递着中国人对圣火的无限崇敬之情,映亮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自豪和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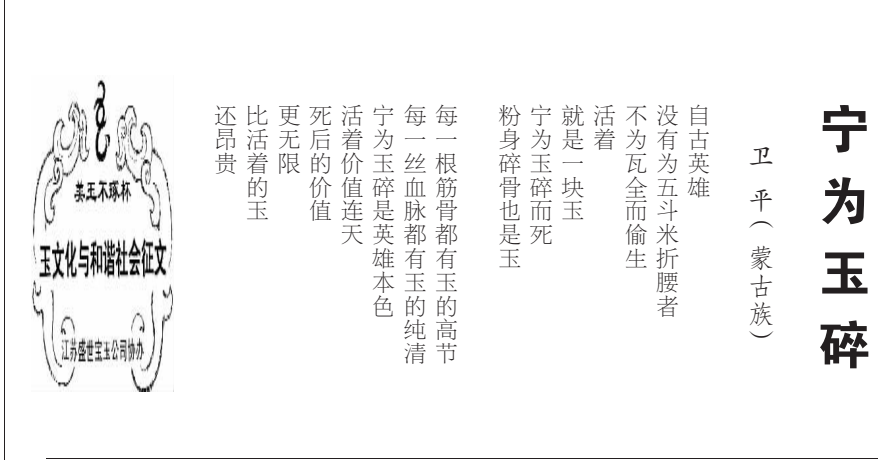
从奥林匹亚圣火点燃的那天起,自由与和平、团结与友谊便成了永恒的主题。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肤色,熄灭了彼此之间的战火,化干戈为玉帛;聚集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卸下沉重的铠甲,展现健美的体魄;橄榄枝,鲜花掌声,欢声笑语簇拥下的竞技运动,以“更快、更高、更强”诠释着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

地震灾难让中华民族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洗礼,10多亿中国人民与灾区人民一起,与灾难顽强抗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震救灾中,中国作家没有缺席,他们或第一时间深入灾区,在参与救援的同时,创作了反映这场灾难的优秀作品;或捐款、捐物,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如果说前期的救援已告一段落,那么灾后重建则任重道远,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6月12日,地震发生一个月后,《文学报》联合全国各省市作协,吁请全国作家为地震灾区学校图书馆重建捐赠本人著作签名本,请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对灾区孩子的赠言。倡议发出后,很快得到全国作家的积极响应。活动开展后第一周就收到捐赠签名本300多册。至今,捐赠数量已达5000余册。

“亲爱的同学:珍惜生命,坚强生活,呼唤爱、宽容和责任。我们携手共同创造充满希望的明天!”这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捐赠签名著作时的题词。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谭谈、王安忆分别题词“承受过巨大灾难的青年生命,必将创造生命的辉煌。”“灾区的小朋友,我们在你身边。”“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一本书书跳动着作家们对灾区孩子滚烫的心,一句句洋溢着作家们对灾区孩子赤诚的爱。

献爱心的文学活动引起了各代作家们的极大关注。年逾九旬的华师大中文系钱谷融教授、94岁高龄的儿童文学作家黄衣青在得知倡议后,当即捐赠了本人签名著作。已故儿童文学作家《神笔马良》作者洪汛涛的孙子洪用刚,买了10本爷爷的名著《两文笔》捐赠。一位热爱写作的上海的高二学生,在书页上写下了给灾区小朋友的寄语:“祝灾区小朋友,像马良一样勇敢、坚强,用神笔去战胜一切困难,去描绘美好的未来。”

到目前为止,共有近百名全国各地的作家捐赠了作品。这份名录还在不断的延长,这是同袍情、骨肉爱的延续。捐赠活动仍在继续,《文学报》等主办单位吁请更多的作家参与到活动中来,携手为灾区孩子营造一片大爱的天空。



的打击排斥下,斗争处于劣势的屈原最终遭谗罢官,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一个人的政治才能不能充分得以施展,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何其郁郁。屈子被放逐汨罗江畔9年余,报国无门,每日只能被发行吟于江边,北望郢都,思念祖国,愤然怅然写下许多不能打动楚王的文字。当秦军攻下郢都的消息从远方传来,他痛不欲生,万念俱灰。

屈原死后,太史公曾到屈公生前垂钓和行吟的江春潭凭吊,痛哭而流涕。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任途经此地亦歔歔掩泣,作《吊屈原赋》。屈原的弟子宋玉还登上玉筍山之最高处,为先生招魂。时逾几千年,作为先生的崇拜者,我只身来到屈公墓前,虽然不知哪座家内真正埋着诗人的骨骸,但我想整个汨罗山,不,整个华夏山水都有他的忠魂!每到一座疑冢,我都宁可信这是一座真坟,我采摘一束满山疯长的艾蒿和牡荊,献到屈公的墓碑前。要知道这艾蒿是每年端午节人们必采之物,而牡荊,则早在周时它的名字就叫“楚”啊!汨罗山下那一块百亩见方的水塘,我想这应该是当年女媭取土造坟的楚塘了。楚塘之名也是后人命的,人们赋予了它时代色彩与政治意义。楚塘如今艾荷蓬勃,水草丛生,汨罗山满山遍野的艾蒿何其葳蕤,是专为纪念屈子生长的吗?